



詩

流水帳
主題詩

詩
zhi 4

ISSUE 12 | 2025 DEC

12

關於 焗 Ra Poetry

- 「焗」，羅馬拼音zhi4，音同「誌」。Ra為古埃及太陽神祇，象徵光明、溫暖、生長、創造。
- 焗 Ra Poetry以詩為火，揭火起意。將以詩為縱軸，橫向納入與主題有關的攝影創作、podcast、微電影、散文、雜文或微小說書寫、書法、建築美學、虛擬詩展、人物訪談.....等等。
- 一年共發行三期電子刊（每期不同主題）及一本紙本年度選集。徵稿各類型現代詩。以華文詩為主（可混搭但以華文為主），行數、形式不限（長詩、圖像詩、散文詩、動態超文本詩也歡迎）。
- 一個電子與紙本並存，平面與立體兼具的詩刊。不以一本詩刊為志，玩伙一本詩刊的可能。
- 飲古老的血，嗜年輕的詩。焗面前，人與詩平等。



流水帳 封面及全刊內頁攝影作者

蘇郁涵 Rae Su

2020至今從事電影、影集劇照攝影工作

「願我保持新鮮的眼睛。」

詩 zhī RaPoetry

ISSUE 12 | 2025DEC

審稿團隊：火星喵、邪火雲神、紅紅

本期主編：紅紅

藝術總監：劉寅生

刊頭題字：陳英樂

電子刊：年度每四個月出刊

紙本選集：彙整三期電子刊出版紙本年度選集

投稿/聯絡信箱：rapoetrytw@gmail.com

下期徵稿：2026年2月28日止

徵稿主題：「關鍵字三題」之『戰』主題詩。

以華文為主，形式長度不限之現代詩。

詩題自訂，題材可發揮創意聯想，與主

題相關及延伸的意象皆可入詩，無需拘

泥於字面意義。

1

生發。

我的貓離去之後，她的嘔吐物清除之後，YAMAHA廠商來修理之後，低音譜的黑鍵仍然從此發不出 #Fa的音。過滲、過甚的導電使得接觸面從此絕緣。此後每個彈奏的樂章都無法是完美的演繹。缺了的黑色升半音只能用一個白鍵來代替。

2

分數。

「哪個數在上？哪個在下？」

「看是什麼被分囉」

有時候我們是除數

有時候我們是被除數

雖然我們都只有一顆心

3

不明的眼睛，看不見的看見，擁擠，孤寂

每一個字都在回音自己

啊我忽然 在夏天有點喜歡上這種

啊我忽然 在夏天有點討厭了這種

在陰間的感覺

#4

他在對我施咒
用陸地的焚風用海妖呼嘯的浪
他在對我施咒用、、、
他在對我施咒用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那是深情嗎那是索愛嗎那是復仇嗎那是恐懼嗎

#5

我最不喜歡的關係：銀貨兩訖
我最喜歡的關係：銀貨兩訖

#6

重看《雲端情人》彷彿可以理解《伊尼舍林的女妖》裡「我們不再是朋友了」的那種頓悟與覺醒。像一種很快速的、不可逆的蛻變。愛不是永恆的嗎？它是的。愛留在生命的歷程裡不會消失。只是彼此，或者其中一方，已經有必須要前往的他方。



目次

關於焗	2
編輯絮語	4

流水帳 主題詩

01 軍隊將坦克開進校園時我躲在女廁的第三隔間內_阿卡	08
02 我本打算直接處決他_梁偉浩	10
03 一日之記_明傑	12
04 拆衣櫃的工序_黑麥	14
05 回望的誤差_蘊辰	16
06 體內雜訊_火花邪神	19
07 病癒_鄭偉謙	22
08 出盡法寶_管偉森	25
09 農曆生日_嚴瀚欽	27
10 詩人違和的日常_漫漁	29
11 為什麼我要把杯子放那裡_207	31
12 總的來說_陳嘉禾	32
13 題解_靜如	35
14 逃離流程手冊_李走走	37
15 在銀行打印流水帳的隊伍_王兆基	39
16 收據_江或	41
17 陰翳_徐竟勛	43
18 渾濁_劉哲廷	44
19 工作日_芊函	48
20 九月無聲_湯仲偉	50
21 給下個大運一個凝視_曉雲	51
22 流水帳_光遙	53
23 一個人的浴缸修煉_奈藥藥	54
24 monitor life_丘亦斐	55
25 我和我的我們_紅紅	57
26 徵稿活動獨行詩分享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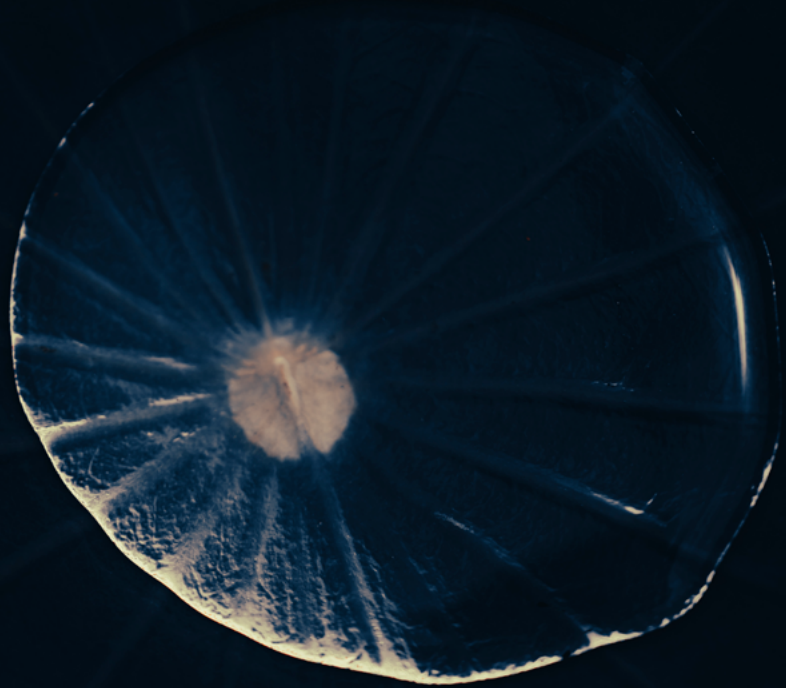
流水帳 專題書寫

01 流動的聲音_浮海	62
02 搭船的人_2N	68
03 心路_卡路	74
04 不過是日常_夜尋夢	77

駐版合作

01 到站提示音podcast_漫漁	81
02 身體X詩X微影_劉寅生	82
03 詩之毫釐_吳國豪	83
04 一杯酒的時間	85

流水帳 主題詩



軍隊將坦克開進校園時我躲在 女廁的第三隔間內

今天是躲藏的第四天
我仍想念那個大鬍子的軍服男人
只遠遠的看見他在操場
變成了這段日子的唯一一張臉

他們帶走所有我認識不認識的人
他們的尖叫声是一樣的瘋狂
喘息聲 槍聲 下課鈴聲
我所知道的只是背對聲響狂奔
人浪堆疊在穿堂 交界處
血色的浪花也有聲

我們日常所擁有的遠高於生命本身所需
要想存活就要先想屠殺
純淨水、馬桶、一條上吊用繩
衛生紙是超高級消遣品

日夜背誦所記得的所有詩句
清晨是聶魯達、正午波拉尼奧
黃昏我們不讀詩
夜晚留給幾個落魄詩人

遺忘了恐慌，這個處境就是你自找的
只要我們夠困頓
一切都是超實驗性

我開始寫下第一首實驗性的詩

1. 飲盡所有可能的純淨水，包括水箱內
2. 衛生紙並無法止飢
3. 沖水的拉繩無法支撐一般人的重量上吊，除非是小孩
4. 希望會在

先到這裡吧，他們來了。

阿卡

2001年生，先前在跳舞，腳斷後，現在在寫詩。

我本打算直接處決他

—— Solo Levelling

“Every individual has within himself
three ego states – Parent, Adult,
and Child.”

—— Eric Berne, Transactional Analysis in Psychotherapy

(HP : 8/100) 那刻及時趕進最後的房間
呆坐著淚痕未乾的男孩作為最終Boss

我本打算直接開槍處決他
但是 居然 捨不得

於是把他抱出房間
之後吧 之後再回頭打怪升等反正有的是時間

[隱藏任務已完成！]

[特殊獎勵已發放！]

我用剛到手的空虛寶座換他失靈的懷錶
擁抱他 如一個剛轉職的父親

梁偉浩

拋磚引玉



@jlwhhhh



一日之記

六點四十五分：鬧鈴響成一粒太陽，未亮
馬桶沖掉昨夜的冷漠，走過
客廳亂成一團黑暗，廚房
拿了空蕩的水壺和花生醬麵包
關上，鏽跡與塵埃與鐵門

電梯：等不到的希望，擁擠
車鏡上灰塵：塞車四十五分鐘
紅燈與綠燈，都不是前進的許可
打卡：一張無限循環的表格

輸入：冷氣咆哮，客戶呼叫
刪除：一團會議，三粒郵件，兩片假笑
爬過的螞蟻，桌上
循環空氣呼出又吸入

飢餓：股市低估又低谷
飯盒：打包可口的希望
打開便是香氣飄散
飯溫冷卻之前學會擁抱，忘了自己

午後下雨：那把遺落在昨日之傘
未晾乾，一扇門已關上
鏽跡與塵埃與坐斷椅背的老椅
鍵盤聲滴答落下
潮濕的履歷開始長霉

許久未見的鏡中人
下班：百米衝刺跑得氣喘吁吁
雨還在：塞車一個小時，多
鐵門打開，鏽跡與塵埃
黑暗亂成一團廚房，客廳
拉開窗簾感受那最後的光芒
落日。六點四十五分

明傑



@ming.kit.90

拆衣櫃的工序

搬完新家 但是留在租屋
的衣櫃還得移走
父親先用雙手
將底下的抽屜扯出

接著 輪流用螺絲刀和
衝擊起子 拔出卡進木頭裡的
釘子 我和父親各站一側

他蹲下時 我感受到他那邊
傳來的衝擊 起子的聲音彷彿
在鑽我的腦袋 我猶如身處
Cult片 也許 我說也許

下一秒父親的頭顱
或是身體的某個部分 就會像
丟進油鍋幾分鐘後的水煮蛋
爆炸 然後在廚房的每個角落都能
見到蛋黃 這是件可怕的事情

我的腦子裡不應該跳出這種想像
我停止放映這不會賣座的影片
將拆下的木板先抬出房間
留父親繼續肢解衣櫃

有釘子勾了一下我的後背
是毒蛇的利齒嗎 我的肉比我的嘴
先叫了出來 我和父親
誰都不能死 否則

原定要用十幾年還清的房貸
還得往後推幾年
我的膝蓋和腳後跟隱隱作痛
也許是我體內的螺絲歪了
或者已經生鏽

倒是父親的身體比我還好
除了衣櫃 他還拆了其他傢俱
我們叫了輛車 到其他地方
處理這些殘肢

父親的身體比我好
也許是他比我更清楚
錢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回望的誤差

字跡灰敗如爛葉
我從欲望與磨耗的循環裡抽身

燈泡眨著曖昧的眼
映照手機頁面閃爍的資訊
視線聚攏又糊開
隔壁傳來濃烈的鼻音和哭腔
那股黏膩似多年前反覆塗改的文字
真實而飽脹的記憶
竟也有全然陌生的臉孔

揭露、埋葬，或渴望獲得？
我理不清回顧的動機
字面上的意義仍遠遠不夠
細雨迷感情感
龐雜的念頭傾斜而下——

若一切都將在時間中腐朽，那渴求通過回望
獲得實感是否是一種不適切的要求？

玻璃杯水位下降
我試圖補滿
回憶卻突然湧出邊界

錯誤攪亂了原初的時序
 尚未填滿的住處、倒閉的餐館、懸垂的花
 焊接台上焦黑的碎屑
 擺放整齊的銅片
 「日子在每個敲打的黑夜裡告訴我
 自由不會回來了
 我開始出現一些強迫行為
 反覆擦拭、排列、檢查，耗盡氣力仍
 走不出工廠」

腦海裡皆是機具運轉的聲響、拋光的畫面
 我看見自己被越削越薄
 越磨越亮
 身體部位一截一截塌陷，蒼白的日光照進
 我在世界的行進中
 倒退，思緒被迫跟著輪轉的速度飛濺
 停不下來

水面的倒影遠比
 想像中清晰
 慶幸自己還能重新哀悼
 依稀記得在滾燙的日子中仍保有熱情
 專注地填滿、耗費

心頭難解的燠熱伴隨
 輕微的頭疼
 能否再次無所顧忌地交付？
 碎狀雲層被夕陽暈染開來
 我望向明暗交界處

蘊辰

本名林子珮，1996年生，台北人。自小便受到了文學的召喚，相信文學就是生命，而生命會以不同形式反饋給文學。喜歡在書頁裡造夢，相信散文裡有詩、詩裡有哲學，期許未來也能當個吃字吐字的書蟲。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曾獲2022金車新詩獎優選、2023中興湖文學獎新詩類佳作、2023臺中文學獎新詩類佳作、2024清大月涵文學獎新詩類首獎。作品散見於吹鼓吹詩刊、乾坤詩刊、野薑花詩刊。



體內雜訊

1. 〈骨〉

那天做出誤判，提前一個公車站下車，得多步行二點四公里才抵達山腹。盤踞此境之風極度蠻橫，更可怕的是風向不定。台灣的傘自有牽制台灣強風的能耐，傘骨不停反向折疊，我才不至於被吹散。那段路沿途只有稻田、山巒和手中傘，被無向之風調戲。

2. 〈單耳〉

老覺得耳洞詭祕
陽光照不進去
你的奶音掉
不進去

耳屎成分：

[(情話+2x謊言)*N(bf)] / 前任音階

眼前逐漸壯大的笠雲
是山不想被邪風
捂住的
單耳

3. 〈男體〉

你在彩虹道上
陪他們站成
雲

每一朵雲，如你。縱使
天生擁有各異的原色和山體

4. 〈子宮〉

台東美術館內並無任何鎮館畫作，水泥骨架上陳列恆光、綠植、枝幹，葉梢展示難以掌控的風。木質階梯繞著樹幹，伸向天際。走累了的步履無妨陪風，一陣一陣躺下。樹蔭底，一名外來者撥弄五線譜，我耳根內的黑白鍵隨之改變了聽風的節奏。與他扮演盜竊時光的共犯，陷入彼此回憶的子宮。

5. 〈身高〉

道路筆直，因此處之風被設計成不會拐彎。完成十座礁石，五十四個形狀詭異的石頭陪我聽了徹夜浪聲。它告誡我和台東山群，夙願不宜長得更高。

6. 〈懷胎〉

十月。
脈相平穩。
佇立於太平洋和瑪尼堆之間。等你提前下站。

火花邪神

他們以為用一片海景
就能換走我
手中幾條受潮的鹹魚

病癒

其實我未試過經歷病癒的日子
那日熱夜，五時，
我想起冰點以下，
有場冬日，母輩把水加進
入茶，我以及倒水加進
凍土，遺下鏟子
然後讓水占有我的口中的普利巴林，
左旋到喉中，但是顆顆對稱，
水經過潮熱，落入木瓜樹中，
那時還有殺人鯨，屏幕前他們簇擁著
深掘盤菜中的豬肉，他手拿汽水，
那時我還被叫二叔，還有大嫂勤於端菜，
勤於端菜，她女兒展現微笑
日落後才送過到的生日蛋糕
還有烤焦龍眼，看似把日落向右傾軋，

我時時不受歡迎，
水，向我的背
傾瀉而下，人們開始爭論
何時木棉花開，我總是那搭不上嘴的路人
而路人，路人總是趕路，
或者是一條人鏈，或者
是推擠，
而雨水，水總向上而生，
我總是準備病癒，記得有一次，
病房聞不到血味，有人問我拿書抄字，
抄「我們從未見過任何神，所見的只是真主的名字。」
我接著他寫字，
「寫那年總有海豚，
海豚經過颱風風吹
總是吹倒果樹，樹
會引向回家的路，
路會過家中牌樓。」

鄭偉謙

香港社會工作者，心理治療師，《工人文藝》刊物前執行編輯。



出盡法寶

1. 竹蜻蜓

不能是蝴蝶，不能是蜜蜂
沿著童話的航線自轉
我們在疏離中的撲翼
愛的反重力，懸繞在墜落之前

2. 任意門

再也沒有到不了的遠方
每當我轉動門把
你總能夠精準反鎖
再加裝門鈴地唱道：
「不開不開不能開……」 *

3. 如果電話亭

我會試著說：如果……
電話那頭卻總是：對不起
您所撥打的電話暫時
無法接通，或已關機
那頭總是：請稍後再撥

4. 縮小燈

那些日益膨脹的日子
我每天早中晚各用一組
照住那個無知的自我
連照三遍，只照小了眼睛

5. 翻譯蒟蒻

低卡高纖熱量低，像某種密語
 是最粗飽的溫柔，儘管
 你不想再聽我野蠻的譯換
 而我也沒有戒口的打算

6. 石頭帽

套不套住都無所謂了，為此
 我在你最不在意的時候
 撿起每塊路過的碎石
 代為負重，著緊前行

7. 尋人手杖**

找tupperware、找錢、找時間
 這些畢竟都不是人
 找過去、找你、找自己
 我從來沒見過它倒下
 還揚言指出明確的方向

* 歌詞來自童謠《大野狼》

** 靈感來自馬來西亞Youtuber詩敏：「你連在小學不見的tupperware都找不回，還想找回自己。」

管偉森

馬來西亞人。興大中文碩士，現於台大中文博士研究就讀。因詩而學文，因文而熱愛於詩。曾獲海鷗青年文學新詩獎，中興湖文學新詩、古典文學獎，師大紅樓現代文學新詩獎，台大文學新詩獎等。著有《雲間李雯及其詩詞研究》。



@wskwan1209

農曆生日

農曆生日這個早上，醒來時
為昨日所累。一隻老鷹在雲層間徘徊
霧霾覆蓋了整個貨櫃碼頭
我望向窗外，只看見模糊的色塊
如畫稿上注水的起草；
父親和母親在家族群裡祝我快樂
一種最為迷人的距離
讓生活更像一組短暫的呼吸；
而我今日休假在家，只想讀那本
讀了一個月還沒讀完的村上春樹
他的雞尾酒和爵士樂
此刻像是一個無用的象徵，譯句固然不錯
但我需要比平時更像一個讀者，才能提取
一點點醉意；家弟大概也想對我道聲祝福
但我的手機永遠都是勿擾的模式
看書時，錯過了第一則來電
他也便沒有再打過來；
浴室的燈在我洗手的時候閃了幾下然後熄滅
它三年的壽命宣告結束
我把變壓器取下之後就在沙發上坐著
我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沒有做
把書合上，點上一隻安神的香，煙霧
在空中慢慢升起，繚轉，稀釋.....填滿整個房間；
下午女友過來，我們吃飯，看無聊電影
然後沉沉午睡。醒來的時候，她仍躬身側臥

碼頭上的迷霧仍未散去
 我因臥室不夠通風而全身癱軟；
 手機傳來通知，社交軟件上
 一些未回復的簡訊
 一些重複了好幾年的新聞
 一些催促我更新系統的通知.....
 此外我還看到文學圈子的人們
 正因為一個文學協會的行政安排
 發表各自的看法；我打開相冊
 刪掉了一些重複的舊照片
 晚飯後把女友送回家，繼續在沙發上坐著
 新的變壓器還沒去買，月亮別出心裁地
 在我喝完一杯可可酒後出來；
 沒有燈光的浴室像我愛著的事物
 黑暗中，我把眼睛閉上，暖水淌過全身
 我聽到隔壁的男人
 跟著上個世紀的一首老歌
 哼唱起來；五四運動
 一百零六週年紀念日到了
 許多人在網路上寫詩，追念，轉發帖子
 我把頭髮吹乾，走入臥室，倒頭閉眼
 想起剛剛走出浴室時，還習慣性地
 關了一下今日壞掉的燈

2025.5.4凌晨

嚴瀚欽

詩集《碎與拍打之間》作者。



@morrie_poem

詩人違和的日常

第一頁到最後一頁
書籤略略焦躁地進出
遍尋不到本週金句
幾個掉在地板上的字瞪著天花板

而
復
始
週

思緒一點一點撿起來
放進洗衣機，滾筒轉動
攪動出單調的奶白色
不確定要不要拿來配咖啡
再點上一支香菸

反正都是兩三根手指頭能做的事：
滑動螢幕、打卡、點讚、送貼圖
微笑、滾地大笑、張嘴微笑冒冷汗

始
週
復
而

表情包把自己擠乾
無神地瞪著天花板

書籤躺進封底
那一頁的作者簡介
無聊至極

漫漁

台北市眷村小孩，應用語言學碩士，台灣香港之間漫遊，斜槓的寫作者／語文教師／小農文創工作者／貓奴。台灣詩學和野薑花詩社成員、乾坤詩刊編輯。曾獲時報、台中、星雲、金車、台北等詩獎，著有詩集《剪風的聲音——漫漁截句選集》以及《夢的截圖》，後者入圍2023年周夢蝶詩獎，得到「都市詩當代新聲」之稱。



@peilin.lee1



@manyupoetry



為什麼我要把杯子放那裡

杯子破掉後我才意識到它易碎
床腳歪斜
遲到的繩索拉住我
罪，昨天把它放在床沿
如果把昨天的穩固放在今天
把今天包上泡泡紙放去明天
把我裹上棉被沾麵包屑、陶瓷片
濕濕的記憶、蝦尾、腿
繩索繃緊我
把今天網在今天
把手刺破滴出番茄
但是、如果，速乾黏著
如果繩索繃緊我
蛋不會破番茄不會出現炸蝦不會來
我們天天喝的汽水會在我們一起買杯子裡
配我煮給你的炸蝦番茄蛋包飯
不會剩下我和放了好幾個夜的碎裂
濕濕軟軟倒在床邊
太想睡的昨天

207

想跟你說話時候你已不想聽我說。



@bedroom_207

總的來說

Pour Christine & Nastia

總的來說，生活是幸福的——
在某個午間醒轉，妳送我的花還沒有凋謝
少有遺憾的人才資格談及遺憾
活著總要憑吊死

總的來說，我最大的夢想
是小工作室裏的一只書架，一排更好
我曾經和她在房間裏交換一本簽錯名的詩集
沒有人買得起第二本

妳說，起碼還要有一個客廳
「我打賭妳也不會希望油星子濺到書頁上」
已經不再等待愛情，也不再有人相信
對世界無知是可怕的事情
我們只是退而求其次地享受
無涉複雜的親密

總的來說，我們的房子太小
我們的手機容量太小以至於存不下一個4K影片
影片晃動著晃動著因為我們時不時就撞到了一起
妳鑽過衣架去貼海報而後衣架和海報同時搖搖欲墜
等我再鑽過來就什麼都倒塌了差點也包括那臺手持相機
妳的手和臉和衣服被海報染成紅或藍或綠
我們的房子太小以至於連尖叫都沒有回音
我們坐在鋼鐵和塑膠和紙的廢墟上計畫要不要去坎城
妳說坎城的攝影師也拍不出這樣的電影

我曾和兩個人同時生活在三個大洲
那些年我們各自像一塊黑暗大陸
總的來說，我想念我們在那時也沒想過彼此征服
即便終有一日被現實殖民而不再悼念蠻荒

是的，現實終究來將我們奪取
在憑弔亡者時我哭得更多的卻是為另一種死亡
常常我想起那些年，像想起我生命中的一場午睡
那個下午，在城郊，我們燒掉憤恨和悲傷
直到我們不再害怕
模糊不清之物
直到我們置身其中
像躺在妳的吊床

總的來說，我喜歡我的文字
當我無力喜歡它們所指涉的事物
總的來說，還有很多未寄出的包裹
散落在這裏，那裏

陳嘉禾

2001年生的文學愛好者和社會學學生。結束巴黎旅居不多時，仍期冀流動的生活。



題解

圈出節點，邊框延續收窄
至我們眼距間，連接瀏覽計算
諒解回憶隔離出的約等。

後來的題目釋出我們
偏差，已知瀏覽量下指導
卻步、瞥見橫線我們
應該如何填空，推測

欄目內，自己
問題中垂直疑問與答覆
理解，持續與改變之間殘有
相互默許

開始步入你左右的時間；
目標已有多遠？選擇太輕率
決策前總遺漏或回避條件的約束

而你似乎也喜歡我拋出的
問題，尋找圓心的答案差了幾步
能不能忽略，沿著直徑計算你
就得出解

刻意落下誤解，關於往後
可能性的草稿，潦草與規整。啓點
能否通向下一次級到對值——
相對於稱謂及關係的定義

你又擅長教會我核心的意涵、觸及
對未知仰慕。交匯，我埋在問題下的思索
線性，回歸

表達中，試圖抓取變數
窺見、省略步驟。關係中遛彎，
存在於嚴謹之外，能否相合或乘積
等號左右

而我，能不能
躲在問題背後看見你的已知
答案。再也跟不上

靜如

06年，馬來西亞女生。曾試圖擦淨那些錯誤的解法，卻仍留在年輕紙痕上。求學生活，總是期待下一堂課再翻頁。



@chen.jing.ru.328178



@jing____ru

逃難流程手冊

人們在睡醒時開始逃難
 我說：我有一棟建在山頂的大房子
 迴圈式喇叭在街角重播，寥寥
 沒有人願意同成群結隊的易開罐
 等綠燈，等世界。有無數個撐起傘的方向
 可能無人問津的一次性縮小丸

人們尚未從熟睡的癡症魂歸
 我將要獲得一架望遠鏡
 在露臺，在任一個讓他們變成螞蟻的高山
 喇叭臥在老者的腳在，聽他說
 聽到一群人的信誓旦旦，山頂、隕石和末日
 至於補天，高個子的責任急切運轉

人們推測橢圓形的天只會從一處塌陷
 不如相信戀愛機構的幸福指數同樣荒謬
 一群人走遠了，下一班隊伍也會穿越城市
 掠奪？大可不必
 他們有本辯詞大於罪名的手冊
 就像殺人犯唱著歌逃離現場一樣的
 喇叭臥在紅燈杆下開懷

李走走

00後古都邯鄲人，還在尋找自己創作路子的途中，曾在《人間魚詩生活誌》《創世紀詩刊》《聲韻詩刊》等刊物發表作品，鮮有獲獎。



@Li.double.walk



@lizouzou1213



在銀行打印流水帳的隊伍

在銀行打印流水
流水帳的隊伍沒有游動
老婦腰彎得像一種有力的樹枝
擄獲那數字的簿子
像機器的吊臂擄獲
貨物那般，至於死亡一早
把她抓在手裡
如捏著餃子皮
如那本存摺
一樣輕的嘆息
一樣皺紋的樹皮
房貸、車貸、我們向
未來的自己借貸
流水帳的地鐵電梯
那裡有多少條河
在追自己的上游
血液如我們般下流
IG往下觀看，手指上划
掠過編輯的故事
流水帳的新聞

評論不過打水漂
你不可能踏進同一件命案兩次
每日通勤時可以想像自己
死了兩次在滾軸上
打印流水的隊伍終於游動
詐騙案件洪災以後，櫃檯的
職員就像工程師檢查石頭
「你確定嗎？」
你慶幸自己畢業不久
沒有數字可以受騙
而文憑真正詐騙你
在公司面試那流水帳的隊伍
只有幾分鐘證明
你是這家公司的吊臂

新春的寺廟隊伍流水帳
你求得工作的上籤
神明詐騙了你的香錢

王兆基

九十後，在火水裡誕生，詩心不二。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畢業，憑實力拉低畢業生平均收入水平。詩作曾獲青年文學獎高級組亞軍等，著有詩集《阿修羅時間》，希望不會滯銷。冬天到了，想與藤本樹打雪仗。

 @skwworld

收據

桌上散落的光
每一張都揉盪折痕
像被翻供的證詞

我以指腹抹擦
那些仍在發燙的數字
卻讓墨的氣味
更深地滲入骨髓

有人說
書寫是掩飾
我卻在筆尖的顫抖裡
聽見指紋的喘息

墨跡反光
顯影出昨日的指令
一杯咖啡的價碼
等於半次溫柔的廢墟

總有一些金額
對不上
像是身體遺失的頁碼
從不被結清

我開始懷疑
那個在筆下簽名的人
是否仍住在我的皮膚裡

每張收據
都摺成暗器的形狀
等待開封
等待被誰宣讀

有一頁 特別乾淨
乾淨得像法庭
只印著我空白的名字
與未填上的
日期

陰翳

你從來都未能習慣
 每一個未明的子夜
 所銘刻每一首
 嶄新的詩
 彷彿影子交錯而
 上下蠕動的身軀
 趁夜滋長，盤根的老樹
 與錯節的亂骨，但如今
 蹇蹇浮湛並非出於本性
 連理的輪廓早已褪開
 在塵土飛揚的剎那
 年輪錯開早熟與寫詩
 我願在浴缸裏成長
 自污水渠裏呼喊的回音
 那成為烙印的，流溢到額邊的、額頭的
 然後額角的，成為大人的輪廓
 與另一種回音
 宛在水中央

我幻想過死亡，在早熟的歲月
 但死亡引導層層蔥翠
 喉核非我預期的長成
 一如沉寂的吊鐘
 在莖葉的枝桠錯出突兀的輪廓
 我堅信總有一天
 我定能褪去既定的皮囊
 化一隻燦舌仙狐
 在霧化的現世，再一次朝向
 那美麗無瑕的失樂地
 或至少那污水渠裏
 汨汨流向的何有之鄉

徐竟勛

字闊浮，薪傳文社社員。

渾濁

城市的時間被切成方骨
人們在其間啃食、消化，再吐出昨日的藍光

晨間的新聞像死魚的閃光
跑馬燈上的字句在腸胃裡漂浮，成為可吞的噪音

有人說秩序透明
我卻看見透明的牆後，一座漂浮的監獄

囚徒每日擦拭螢幕
像在抹去自己的影子

八〇年代的天空被鎖進影像檔
孩子伸手去碰藍天，指尖被滑鼠割裂

便利商店的冷氣口吹出擬真海風
取代市場裡汗水與魚鱗的對話

有人把清澈裝進寶特瓶
貼上「限量原始感」，像在販售透明的謊言

我漂浮在演算法河流
每一條留言都是塑膠花瓣，永不凋謝

政客的聲音從立法院噴出
我在電視前聽見自己的回音被稀釋、分解

渾濁是一種政策
真相被發酵成可長期保存的食品

街角攝影機記錄疲憊
那疲憊在雲端複製成千上萬的形狀

每一次滑動螢幕
都像在翻閱腐爛的時間屍體

夜裡公車窗上映出另一個我
他背著童年的背影，在燈火中發霉

書頁的霉味提醒我
紙曾經是樹的呼吸，而我們早已忘記如何呼吸

空氣比謊言還輕
卻壓在胸口，像沉默的水泥

青草在柏油底下顫動
像一隻眼睛觀察被規則磨平的指尖

這不是救贖
而是礦石內的哭聲，在高樓陰影裡緩慢震動

我夢見政權齒輪滴下黑油
那黑油養活日常，也腐蝕日常

清澈是一種幻術
必須在渾濁中腐熟，才能散發氣味

有人在雲端種植記憶
收成時卻全是廣告與空白

我們為了不被遺忘而說話
卻忘了語言本身也會窒息

街燈一閃，時間像水從排水孔滑出
帶著碎裂選票與未寄出的抗議信

我撿起它們，用舌頭拼成新的語法：
「思考是一種污染的清洗。」

真相不明亮
它在陰影裡長出透明的根

颱風過後，城市像剛沖洗的底片
我們以為看見純粹，其實只是泥水的短暫反光

我仍在尋找呼吸的方式
在渾濁之中，慢慢蒸出一盞微光的清澈

劉哲廷

台灣人／1979／著有詩集《某事從未被提及》



@劉小寶



@d_earbao



工作日

明天會敷上最近打造的臉孔
有點潮濕，適合依舊燥熱的通勤
情緒可以克制嗅覺
漠視一批批肉身
將每一節車廂錄入人類進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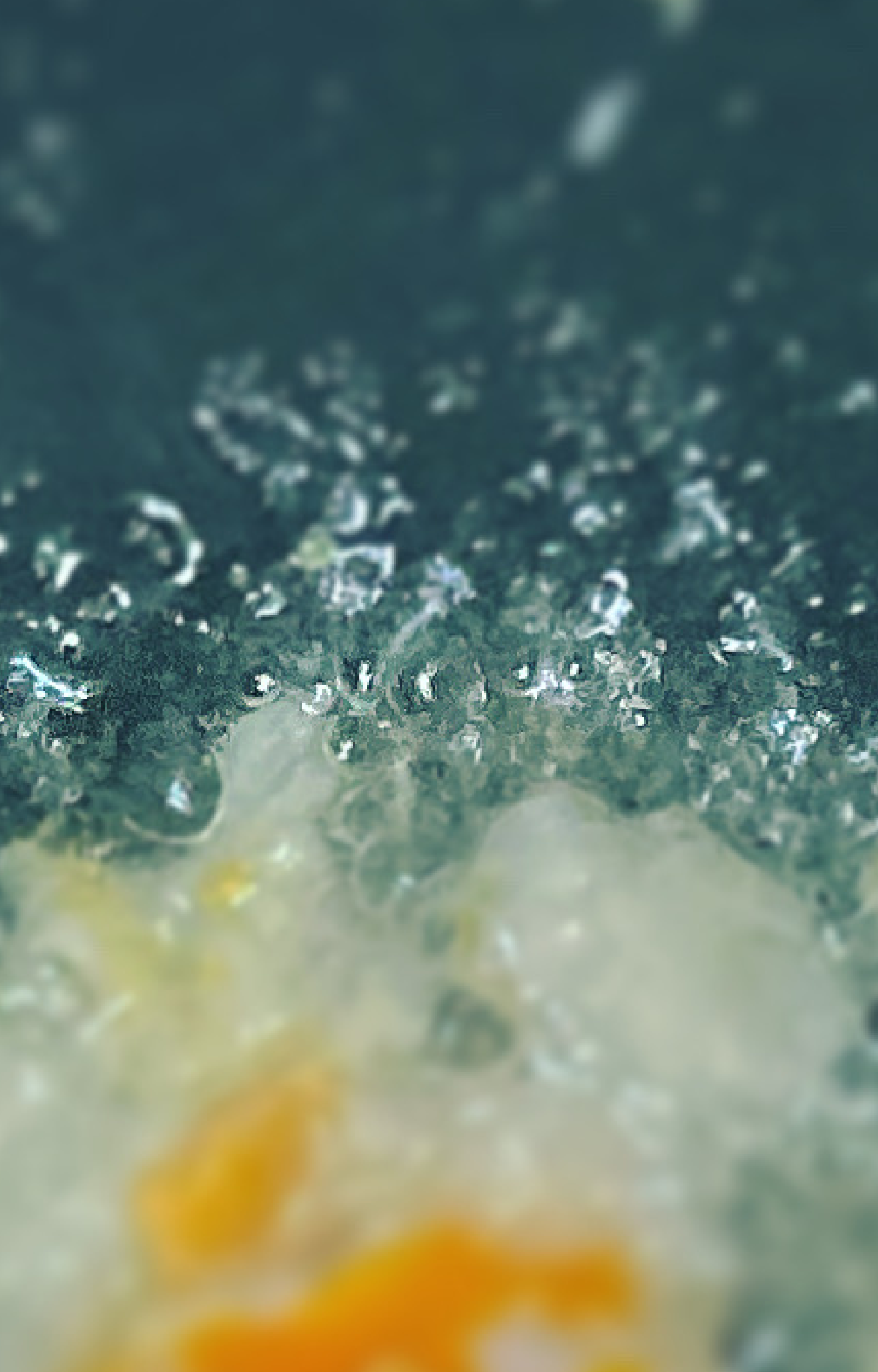
今天剛好從一塊地圖裡抬頭
撞見主角站成一個路人甲
微微垂首
——到站。下車。
進站。上車——

昨天又被罵成一堆
皺巴巴的衛生紙
鼻涕揉著一些詩行
還有一段卡在喉間的
宿句

前天明明還是一個人
狠狠揍了眼底的反派角色
淚水匯聚成一片海
在破曉之後
淪為一座擱淺的新生態系統

芊函

以筆觸回應世界的溫柔，以故事安放沉默的情緒，願
生命的裂紋都能成為語言抵達光岸的橋樑——擇一束微
光，伴餘生終老。



九月無聲

無意義的日子
不知為何走過的街
如小孩子亂彈鋼琴般
踩每塊地磚
發出不同的脚步聲
然而你都聽不到
因為帶著無綫耳機
自動輪播沒有聽過的歌

在播到下一首的時候就忘了
上首歌的調子與要去的方向
紅綠燈閃滅，滴答兩聲耳機沒電
邊走邊拿下耳機，也許會不小心
撞到對面的路人，性別不明
但也不重要，擦過肩膀做最大的寬容

過了馬路，還有更多恍惚
氣候炎熱烤彎地面
你試圖下一場雨
讓脚步更有實感

然而鳥還在電綫杆上，
知了無身影的鳴叫。
除了這些，世界都很安靜

鳴叫。石子滾動。頭微微疼。
擠壓。相互推搡。脚步輕輕。
有人喊你的名字，但是
你聽不見，因為他們
太過安靜。勝過了世界

直到有一滴雨落下
你才忽覺吵鬧。

湯仲偉

02年生于婆羅洲。男的。信耶穌愛寫作。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作品散亂於時間的河流裏。

 [@tongalex1118](https://www.instagram.com/tongalex1118)

給下個大運一個凝視

那是一雙
看過葉子如何從潤澤走向枯黃，
也見過荒蕪裡如何長出新芽的眼睛。

十年從來不是抽象的刻度。

雖不情願，也會渴望的矛盾。
想那是身體裡
一場緩慢的換血交接，
讓記憶深處
地殼催出幾聲呻吟的板塊移動。

誠實的氣象台總在風暴抵達前，
用酸疼預報全身的反應，
用慌張預報了夢境的潮濕。
我感覺到那股低氣壓正在靠近，
盤踞在胸口，
讓每一次呼吸都變得黏稠。

有人說，換運前
必經歷混亂氣流。

我究竟該恐懼
那足以撕裂日常的顛簸，
還是該感謝它終於願意前來，
將這艘困在無風帶、
帆都已蒙塵的船，
狠狠地推向未知。

苦悶的一潭死水，
或許需要的不是漣漪，
而是一塊足以讓水平面
重新沸騰的隕石。

或許命運不是一道
需要聰明才能解答的題目，
而是一雙即將行經風景用的眼睛。

無法思考，
只能走進。
用肺葉去交換空氣的無法兩全其美。

所以我停止思考那矛盾的命題，
用視覺給下個大運
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

我該給它一個位置。

把窗邊最好的位置留給它，
留給那些即將到來的
無論是好是壞的波瀾。

我準備好要看你的新故事了。

我告訴自己。

流水帳

起初我看見流水
打開電腦等待漆黑視野亮起啟動
文件空白還未繼續延綿
鍵盤敲打出拍子串聯小節
未遇見休止符
流水潺潺向下
起初開始有墨色生長
春來時發芽成片密密麻麻堆堆疊疊
在水流經之處
時間化作細小的泡沫在名為進度的空間中流淌
總有些什麼漂浮其上面
日光燈管闔上眼再睜開一次
昨日與今日之間
一如那條河

光遙

最喜歡一邊吃甜食一邊寫東西！

一個人的浴缸修煉

我將頭髮浸下去
感受耳窩和後腦在水面飄盪
想像自己是一塊被丟棄的石頭
噗通一聲沉入大海
假以時日，頭皮長出海草
指頭的紋理硬化成珊瑚
入浴劑把整株檜木溶解
閉上眼，讓森林自由進出肺部
吸一口氣，輕輕蜷縮身體
想像潛水員的自由，或像蝦那樣出遊
成為照顧者之後
對自己的照顧愈來愈少
精神一點點被蜘蛛的口器吸乾
呼一口氣，把與我無關的事全部噴進氣泡
別人過的生活是別人的
只有我在我低沉時寫的話語
有時如泡沫、有時如螺旋槳、有時如一艘靜默的鐵達尼
眼淚學會在水中得體地流動
浴缸從來是可靠的胃，對著鏡子擦身
我是我最好的朋友

奈藥藥

香港詩人、文字工作者。曾任電視台創意推廣、廣告文案與數位行銷專案企劃。成為母親後重啟創作，現為《大頭菜文藝月刊》〈秋螢詩頁〉編輯。

monitor | life

一切有如失焦的顯影。模糊的快樂在快樂地模糊著那些會旋轉的顏色。好像一直有人在耳邊呢喃低語：現在是不存在的。

時間已經離開。你連一點印象都沒有。記憶是沒有逃生條件的迴圈。意識重疊，再延生出新的意識覆蓋自己。在這間看似什麼都沒有的房間，一切熟悉卻又無比陌生。一瞬間滿足地擁有，也滿足地失去手指在空中劃著看不見的路徑：下拉，更新。下拉下拉下拉下拉...即使再也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更新，那些會旋轉到天荒地老的光線讓你奇異地亢奮

現在: nil

牆是半透明的玻璃窗。你對著它微笑、手舞足蹈卻想不起原因。某人的早餐浮過。某人提出證明世界快要毀滅了。某人身後的海很藍，藍得像最標準的預設值。失焦仍在漂浮，直到你彷彿看到一雙茫然的眼——是你自己映在一瞬間變黑的牆面上。然後就沒有了然後。旋轉與斑斕同時收檔。斷路的感知在同一秒復電。黑洞把你吸進去；只有那面半透明玻璃還滲著一點微光。你走近，看見牆後那個人站起來，正要轉身離去。朦朧的身影很像你。他安靜地上床，躺下，臉上還映著微光。那間房也跟你的很像，雖然寬很多，或者只是解析度不同。四面都是牆，一大片漂亮的落地玻璃窗，窗外也隱約有微弱的光透進來。你開始覺得無聊，開始懷念那些會旋轉的光線。開始討厭那走了但不知為什麼又踱回來的時間。手指還在劃著：下拉，更新。即使眼前只有黑暗。肌肉記憶，或是記憶的肌肉。某個地方模糊的快樂仍在快樂地模糊著——

永遠停格在緩衝，永遠差一點點光線就要載入完成

丘亦斐

生於大馬，二十歲赴美就讀俄亥俄州大電腦科學系，加州理工研究所。現居矽谷從事糖尿病檢測儀器產品開發。曾停筆超過十年，於2020開始不定時寫詩投稿，曾獲2024年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新詩首獎等、大專文學獎等。



@yee.hew

我和我的我們

像一種浪跡
天涯。刪除一個註冊另一個
帳號。深夜的我
躺在無人沙漠
望著星空

黑暗中不知名的眼睛瀏覽
我也是一顆星——
為自己命名：Campus6x28
頁數無垠

我得意地笑
了這下子再也沒有人沒有
人——

全都是幻想
雲端寫的字
失去生火的摩擦
足以擊中什麼的雷
復活什麼的閃電
銀河裡的勵志小語
句句卻都像石頭
擊中
我。卻連受傷都是間接的

沒有——沒有任何東西
朝我而來
我只是剛好被誰撒下的一把米
驚悸的一隻鳥

我又開了新帳號
用另一個帳號
看自己，像看著鏡子裡的
造物者

我把眼睛伸進去
我把手伸進去

紅紅

貓有時豹。喜歡寫詩、攝影，最擅長的是分心。詩集《和鏡子說話像一隻鬥魚》（JUL2025，松鼠文化）



[chuchupoetry](https://www.facebook.com/chuchupoetry)

〈手帳〉冷霜緋

| 每日收入：你的名字 | 每日支出：
檸檬與糖 | 年底結餘：寫不完的詩 |

火寺
2014 RaPoetry

流水帳。主題詩

〈提示〉盧嘉傑

冰箱上的便利貼代替你每天複製的吻

感謝大家參與 “『流水帳』主題詩徵稿：留言分享贈送季風帶書店之南洋文創小物” 的活動。火寺編審團一致認為這次留言參與的獨行詩都很棒，因此除了盧嘉傑與冷霜緋兩位詩友獲得贈品之外，其他詩友的獨行詩我們也挑選出來一併分享在這期電子刊讓更多人欣賞。

★ 〈提示〉 盧嘉傑

冰箱上的便利貼代替你每天複製的吻

★ 〈手帳〉 冷霜緋

| 每日收入：你的名字 | 每日支出：檸檬與糖 | 年底結餘：寫不完的詩 |

〈落地窗〉 宇正

雨滴滑過日子透光的臉頰，水漬總向晴時賒帳

〈爛尾樓〉 建德

聽風涼薄的轉述，禁不住扯了扯身上苔衣

〈愛情，來過這裡〉 忍星

夕陽躺在古蹟懷裡，磨蹭了千年萬年

〈塵埃日常〉 露凡

桌角蒙灰，也在替我刻印日子

〈鹹話加長〉 無花

看你肥嫩的舌頭鑽入我長繭的耳朵

〈光落之處〉 謝祥昇

落在身上的陽光洗了褪色的舊衣裳

〈成人〉 卡路

日子在童話面前來回磨蹭，仿佛地毯就會飛起來了

〈錢幣是浪〉 奈藥藥

流水拍岸，獎票是不計成本的快感記帳。

〈流水帳〉 HH

日沖積出一條充滿活動的河與念頭密佈的分支匯聚時間的泥沙憩居於紙。

流水帳 專題書寫



流動的聲音

浮海



圖 / 作者提供

一、剖示

最初，那些聲音是細碎的、低沉的，遊走在城市的街道之間，一如無人在意的咕噥。它們第一次襲來如浪，也許是在那個夏天，我們闖入了一幢老舊唐樓的升降機。電梯門關上，狹窄的空間只能容納四個人緊擠而站。迎門的門壁貼向臉龐，面前那些各異的筆跡、凌亂的貼紙、手繪的卡通，帶著環迴的聲音直撲而來。寂靜的升降機裡沒有人說話，聽起來卻如此喧囂。

我假裝不經意地目睹電梯樓層上升，眼角卻在偷窺。直至門打開，我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但始終無法不在意，與我一起步出升降機的父母，語調中蘊藏著不滿，好像在剛才錯踏的那個時空裡，有某種聲音跟他們一向信奉的安寧相違。

那次之後，我學懂了留意城市中無處不在的叫嚷：隱蔽的後樓梯、橋墩的暗角、舊樓剝落的白牆、郊野中荒廢的屋子。由陌生者畫上的筆觸，透露著各異的個性。在普遍的屏幕或海報之間，人們習慣躲在或一而工整的字體背後，但被忽略的牆上，字體的粗幼、深淺、色調卻這樣坦誠，幾乎是一種公然而私密的懺悔，暴露城市中無從公開的話語。

它們有的憤然吶喊，有的悠然低誦，有的疑惑拋問，也有的低調抗衡。牆壁成為了載體，自城市建成之初已一直暗中記錄，那些被日常丟棄的聲音。在這裡，聲音本身僅能被聲音覆蓋，任何人都能留下暫時的痕跡——而且正因為隨時能夠被抹走，這些字體才顯得如此肆意。

一瞬即滅的時間成為了聲音的暗室，坦露真實生活中沒人知道的臉孔。

步履甚急的日子，一些浮動的字體在暗壁舒捲、伸展，質問停下來的可能：「可以一起留下來嗎？」「人死後有靈魂嗎？」柏拉圖思索的問題，有人用原珠筆寫下真理。也有些時候，凌亂的回答顯得毫不對題，卻因此成了詩。陌生的聲音在偶然的相遇中交織。城市的集體創作，源自它從不編排，從不篩選，任由時間與城市角力，聲音與沉默角力，藉由牆壁滲透於各處。

在長年遭到忽視的、荒廢的角落，文字有了流動的土壤，在陽光下剖開自身，讓暫駐的眼神偷窺。

這一道一道無法癒合的裂縫。

二、縫合

習慣在千篇一律的城市中生活的人，行走在街上時，只能看見灰撲撲的牆，而無法聽見其上的雜音。假如牆上的聲音是嘔吐，那麼寂靜就是侵吞。人群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使個體得以隱藏，凡是具有稜角的聲音因此都不被允許。

在人來人往的旺角西洋菜南街，那些偶然闖入陰暗窄梯的人，身上都帶有一種默契似的印記。他們踏進鬧市中的異時空，目的地或許不同，卻在踏入升降機前不約而同地液化，融成大廈裡緩緩搏動的血脈，任由劇烈的靜謐佔有自身。

升降機的圓形按鍵，貌似老舊的打字機，有時使我想起《天橋上的魔術師》裡，那個由廁所通向九十九樓的按鈕。門一關上，人便從世界中錯開。灰暗壁上貼滿自製標語及圖案，鏽跡與筆墨互掩，廣告與詩作並存。時間疊在時間之上，路人經過時留下的印跡，不分類別與日期，羅列在門壁，一任暫駐的人凝視。

升降機以聲音將人困住，迫使他們聆聽：城市還沒有靜滅，是的，這裡收藏了一切被世界放逐的聲音。

我由是想起，在牆壁上繪畫許是每人幼時一度萌生的渴想。光滑的牆壁以紋路為誘，讓小孩忍不住提起筆，感受筆尖與牆壁擦過時，物質相抵所勾畫出來的微微顫動。然而記憶中，我似乎從沒如此做過，除了每年長高時，任由父母在我的頭頂上以鉛筆劃下短促而淡然的黑線，作為成長的間距，此外我沒曾在牆壁上留過任何痕跡。

大概如此，那年盛夏我走過校園、走過街頭，看著過分乾潔的牆壁上，開始冒生別人留下的吶喊，才會隱約萌生同樣的渴望。當人群的夢話潮漲時，無法被黑夜盛載的聲音便崩堤泛出，淌入牆壁與暗角。這些時候，文字的線條能把城市剖開，讓腫脹的肌膚鬆弛，讓雜音得以排解。

後來，文字割開的裂痕又漸漸被封存起來。牆仍是灰的。我沒再跟父母共乘那部升降機。儘管我的目的地總是明確——按下最高的按鈕，踏上半層樓梯，推開棗紅色木門，直至門鈴清脆的響起——然而升降機不再是過渡，它鎖住的聲音，也是等待拆解的密語。有的時候，我與同行者在離開時捧著書，意圖從中尋找解答，卻始終一無所獲，因為凌亂的聲音裡，藏有無數種梳理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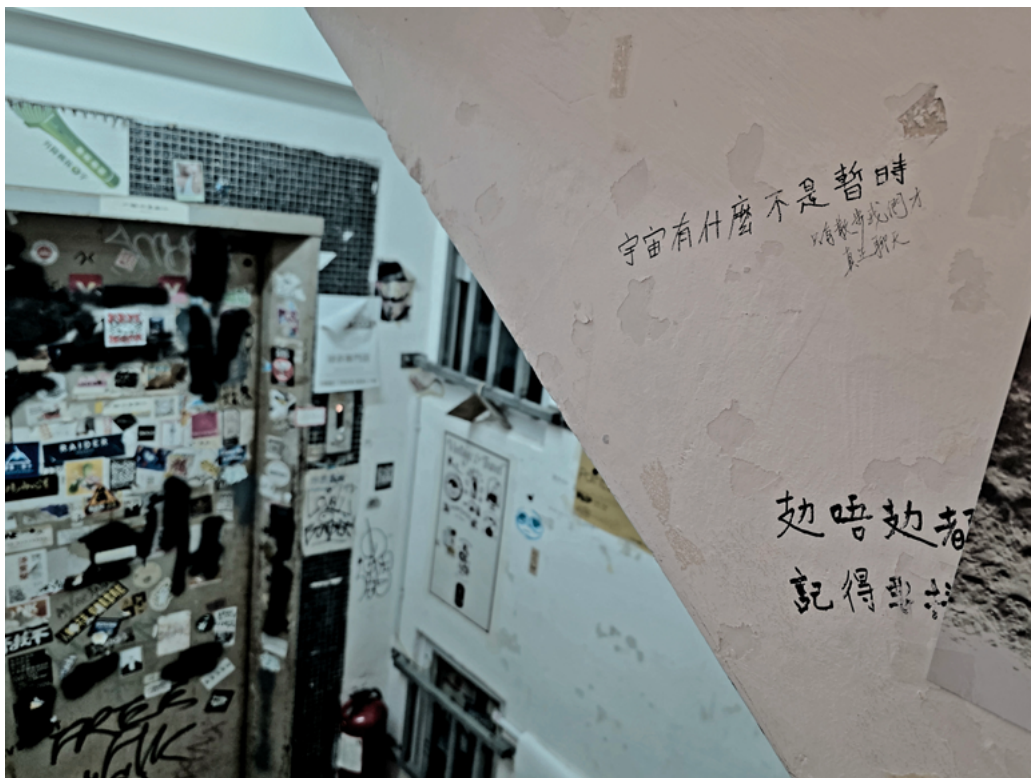


圖 / 作者提供

六年後，同是夏天，一些依循習慣踏入舊樓升降機的人，忽然發現此地變得如此寂寥。他們茫然踏出，無法尋見通向熟悉世界的通道。打開手機，才發現報章已將這條通道堵住，灰濛的墨跡掩蓋了街道上所有顏色。

升降機遭到指控：因為它從不篩選，因為它記錄了時間流過。

夜裡，友人傳來訊息：這個地方有著許多記憶。我沒法回答，只能繼續滑手機。照片中，升降機門壁上那些剝落的貼紙白跡、蠕動的黑漆，遺失了說話的能力。一切事情仍在升降機以外的世界默默流動。除了曾經踏足的人，以及將它封存的人，沒有人知道升降機曾經存在過。

三、剝落

漫長的時間中，每座城市都是把自己封合起來的膠囊，人們身處當下，卻總是想望過去與未來。

十年來，每天往返家與地鐵站，閉著眼也能想見沿途的風景——地產舖外修理手錶的男人、橋底呆坐的算命師，或茶餐廳櫥窗裡的腸仔包——但偶爾，一些隱約的聲音會把尋常的風景打斷，例如一間將近結業的小店，某天突然播起了迷因似的哀號；算命師每日呆坐的位置旁邊，有人用歪斜的字跡寫了一句咒罵的預言；還有一些奔跑、煙灰與槍聲，曾經短暫襲來如濃霧，掩蓋四條寬闊馬路。

但後來，此地已漸次回復正常。甚麼事情也沒發生。

牆壁上剝落的斑塊，有時也與淡化的文字為伍，在記憶的冬季一起抖落時間的碎屑。數月前的一個早上，我離家後依循習慣，垂首向地鐵站的方向行走。恍惚中抬頭，一把隱約的聲音從過去穿梭而來，呼喚慣性低頭的人。我看見雙行大馬路中央，一排灰色的石壘上露出了幾道淺色、零碎的筆劃。紅的、黑的、白的，字跡模糊，但仍能從那一勾、一豎、一撇中，輕易辨認出石壘上的文字。

這些只有局部的筆跡橫向延伸，與來往不休的行車走著相反的方向。街上人潮甚多，但石壘上的文字彷彿只對我顯露，其他人始終直視各自的路，沒有人注意到這些曾被油漆覆蓋的字跡。又或許，此地近年已被大陸旅客佔據，因此無人清楚這些文字的脈絡。

斜窺字跡的同時，我意識到自身的小心翼翼，像是為了不在人潮中惹人注目，也可能是希望石壘上的剝落能夠保持悄然無聲吧，那麼它們就不會被發現，那麼它們就能在如常的生活中，繼續吟誦礙眼的低語——然而這似乎跟文字最初出現的原因背道而馳。

局部的筆劃帶有自己的聲音，幾乎難以阻隔的，從馬路、街道上滿溢。

我在這個時刻了解，出現在這座城市牆壁之上的文字，向來有其天性的輪迴：被塗抹的東西，後來總隨歲月而變。自然界中，生命在毫不起眼的角落裡生長，摧毀，復又重迴。一層又一層的油漆，無法阻止牆身剝蝕的本能，如幼蛇需要脫皮才能成長。

城市在停滯之中生長，牆壁上流淌的記號，是度量歲月的間距。每朝我走過同一道路，向著隱約的文字投以肅穆的一瞥；雨夜之後，有時也會期盼，壁上的油漆能剝落半分，讓來自過去的字跡得以破繭。這就好比，早些日子遭黑漆塗抹的升降機裡，已有新的文字暗自再生。

日常把自己一層層武裝起來時，愈來愈多的居民，也在悄悄地等待。

浮海

在香港出生和長大。夢比現實確切，如文字比我坦誠。然而文字一旦寫下即屬於過去，而無法定義此刻的我。



@fauhoi_lit

搭船的人

2N



當光開始一點一滴逃離北半球的白晝時，我經常在曙暮光環抱中聽見長長的鳴笛聲傳進曼哈頓中城與長島市之間的東河河道，我並沒有睜開眼睛，腦海中卻總投影出一艘白色底的輪船，拖著它被鏽蝕的身軀，在水上漂浮。

貨物。寄送。運輸。口岸。以及不知道為何跳出的，共同海損。

什麼樣的海浪會邀請人離開？我感受到體內福建沿海的偷渡DNA正在躁動不安。

自從看了陣內秀信的《東京空間人類學》後，便甩不開用「水」這個元素閱讀空間和城市的觀點，去哪個城市都想試試從水上的角度看它。我和H於冬季的淺草碼頭旁買了船票，搭上一艘叫做龍馬的船。它紅色的外觀有種日本遊船的遺跡，極為扁平。我們沿著隅田川水道經過十來座經典的橋，沿岸兩旁是當初下町最充滿煙火氣息的商店街後舖，方便從水道卸貨，而那時所建造的橋高度都不高，因此今日東京的遊船依舊扁平。

我們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聽H指出哪些區域房租便宜，哪些區域有最新的奢華塔樓（タワーマンション）。隅田川內風平浪靜，沒有音樂、沒有講解，破爛的漁船有幾艘，船上稀疏的其餘乘客低聲寒暄。冬季的陽光和清脆的冷風中，東京是一座透明的城市，它的水道是真空的場域。

我和H的道別也是無聲無色無味的，在下町毫不起眼的碼頭旁。

春天的時候，我和L開車南下德拉瓦州的城市Wilmington（威明頓）。我們住離市中心不遠，房間剛好能看到河濱（Riverfront）的綠地、碼頭，和一條人流不少的步道，那天的陽光反射在近乎鏡面的水面，將環繞城市三面的德拉瓦河支流照得發亮。

探出頭來，房間正下方就是飯店的後花園，與河濱的步道區只隔著木柵欄。下面正在舉行婚禮，我們就貼在窗戶旁觀察伴郎、伴娘團，猜測哪些親友認識男方還是女方。儀式結束後，派對也開始了，我們正好打算下樓，沿著河道走。

一路上新開發的痕跡很明顯，紅磚步道，修剪過的樹木和植栽，有燈飾和搖椅的公寓陽台，以及沿著街道座無虛席的海鮮餐廳、啤酒廠，星期六的威明頓十分愜意。我們走到一個碼頭準備搭船，和一對像是從外地來探親的母子、三個準備去狂歡的黑人大媽，以及正在舉辦告別單身派對的三男三女同船。

威明頓河和這座城市一樣，充其量只能算得上中型，十分安靜。河道沿岸有野生綠植，蘆葦芒草，遠處有三線城市獨有的參差天際線，廢棄工廠、吊車揭示了它過去所承擔的身份，甚至有一艘廢棄的木桅杆帆船的遺跡。我的目光隨著光塵的指引深入那艘船，它和這座城究竟觸碰到什麼，讓它們擱淺在歲月之流中？

那是一趟很長的遊河。入夜，他們把音樂放到最大，整個河畔都環繞著吵雜的音樂，好幾艘遊船並行，船上的人都在喝廉價調酒。滿月初升，我和L在逐漸冷起的風中討論，這座城市適不適合移民生活。

*

今年的克奇坎（Ketchikan）下了破紀錄的雨。

那是阿拉斯加內灣航道（Inside Passage）的第一個停靠站。

前一夜，在潮汐、雨水和狹小水道的相互作用下，海浪開始變得混沌，我後來在航海術語中學到，這叫做Confused Sea。我抱著枕頭躺在床上，感受重力的變化。清晨五點，我們停靠在碼頭。

阿拉斯加的第一眼，一百多年前來此的探險隊裡，John Muir和我一樣，看到的不是冰川，也不是白雪，而是疊嶂的山巒，蔥綠的雨林，以及裊繞其中的白霧。接近永晝的阿拉斯加夏日使得凌晨處在白日與黑夜的潮間帶，散發著鮭魚腥臭的小鎮港口飄著細雨，我看著光腳站在窗外的綿羊和土豆，遠處爬滿蕨類的山林間彷彿矗立著由昨日夢境纏繞而成的圖騰柱。

我們是入侵者，採擷者，和三次阿拉斯加淘金熱合流。面向船首，搖曳的燈光下我讀著哈里曼探險隊的地圖與手稿，寫著一日比一日凌亂的筆記，以及一天比一天多空白的數獨。

回到紐約，我和L以及朋友在市政廳登記那天，步行穿越華爾街去碼頭搭船。

我們坐在船上，讓划過水的風把頭髮吹得亂七八糟。浪，天空，L的襯衫，曼哈頓的玻璃帷幕各映出不同深淺的藍色波光。我們在甲板上喝可樂、吃薯片，在一切都不確定的年紀，我們回答不了彼此的問題，但坐船使人有種安心的感覺——浪與浪之間，我們都經歷著同樣的波動。

記憶中，那天的紐約水域和愛琴海攪在一起，只是愛琴海的陽光更加熾熱，風浪更小，湛藍色的水比任何看過的水體都更加鮮豔，有種能將人的靈魂吸入深處的魔性。我們登上的那艘船腹部有個大開口，能開車進入，在克里特島登船時，他們為了避免延誤，還沒等到所有人都上到甲板和乘客艙，就把車庫門和船艙關起來。大約一百人就這樣被困在漆黑的船艙，我想起前幾天看到新聞，這夏天以來，每天都有許多艘快艇載利比亞人來克里特島打工。

即使在海上，一道浪也未必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夏日將近是芝加哥建築遊船的最佳時機。

那天太陽意外的大，我把墨鏡忘在家，也沒有擦防曬，只能把講解的小冊子撲在臉上遮陽。作為摩天大樓的誕生地，導遊說，芝加哥河沿岸的每一棟建築都在進行一場跨時空的對話。建築師經常將大樓內縮，留有一塊平台，平台的方向、高度會指向另一棟視野中的建築物，以此作為致敬。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沿著這條河道立起里程「碑」——有的甚至形如玉米、對講機。

搭船如此多次，我從未見過如尼亞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那樣捉摸不定的微氣候，一如那最知名的遊船「霧中少女」之名，陰晴不定。我們守在即時影像前，推算那週末最佳的天氣時段，搭船時仍有厚重的雲層。站在船頭第二排，一手拉著雨衣帽檐，一手拍照。瀑布下方水流湍急，但又不像海浪，反而是大量飛濺的水氣讓整艘船彷彿陷入迷航，一時之間天旋地轉，船長調轉船頭，我們才又從水霧地獄中逃脫。

＊

自開學以來，我一直是搭船上學的人。

為何要坐船？我不斷向同學解釋著：我們家離LIC碼頭步行只要六分鐘，學校在曼哈頓東側的羅島上，只有從家裡搭船到學校走直線距離，大約十五分鐘，其他方式都要繞遠路。

但實際上——若天氣許可——真正原因是我很愛搭船。最新一代的渡輪船尾和二樓皆有露天空間，可以在水上曬曬太陽，聽音樂，看風景，是一種在城市中移動，卻又能短暫逃離城市節奏的通勤。我不敢辭職，但也不想就這麼上永無止盡的班。於是我一邊上班，一邊兼職讀書。

我常在想，人搬離家鄉想吃家鄉菜時，會選擇自己做菜；不能告別自己身份時，何不去搭船？用人工的碼頭、天然的海浪，和離岸時的鳴笛給自己創造一點人為的分離，刻意的告別。當我對每行程式碼都得精準、有用，對龐大的科技機器所感到厭倦時，我搭船；當我覺得教授義憤填於社交媒體缺乏立法、管控太過理想主義時，我又搭船。陰天時我感覺自己像是賈樟柯鏡頭底下的趙濤，追溯時間長河中，不切實際的存在。往船頭那一看，眼底便是故人，便是山河。

平日搭船的人們包含——推嬰兒車的媽媽，戴頭盔的單車族，帶著一群小孩遠足的幼稚園老師，去聯合國上班的人，天氣好時會有非常多觀光客，還有少數不是很習慣搭船，卻發現這是去開會、赴約、看醫生最快速的路線而搭船的人。搭船的人，除去家庭外，通常都是自己一人。他們沉默寡言，但肢體放鬆，坐在狹小但乾淨的靠窗座位。當秋色臨幸曼島水岸，我最愛窩在船尾露天的地方吹風。這個秋天，我經常想起《If I Die Young》這首歌裡頭的開頭，覺得這首歌在船上聽比起陸地更加自由，更無拘無束。

今年就要二十七歲了，真要說這個年齡是什麼分水嶺的話，大概就是思考生活的時間，比思考死亡的時間長；而倘若一個人二十七歲過世，雖然不幸，但已經不是悲劇般的早逝。二十七歲，在共識中，已經是該適應社會的年紀，也是該為自己負責的歲數。

生活早在不知不覺中被洗衣、累積飯店點數和訂餐廳的雜事堆滿，但生活和「生」的純粹是有差距的。或許我的潛意識裡仍存有巨大的水體，還是想處理一些關於死亡和存在的議題，這就是我今年都在搭船的緣故。

將身體的一部分留在這座島上，然後前去另一座島，接受每一座島都不會是完整的自己，接受紐約東河的船一個小時只有一班。生活的不連續性像Indie Pop那樣，用節奏與浪漫造浪，將自己受不了的假掰與物質的東西丟到船後的尾流中。

東河的下午，紐約水路樞紐有三兩的渡輪，開著快艇的水路消警，橫衝直撞的水上摩托。它們的尾浪翻起白花，成為一波長浪，徐徐向楊柳樹蔭成群的沿岸拍來。

我會消失在這裡嗎？還是我會踩著時間的浪頭前進？我來得及搭上下一班船嗎？

腳下的甲板被船尾浪踢的左搖右擺，口袋裡股市交易的線還在瘋狂上下抖動，婚戒繞著左手無名指滾動——不禁想，下次黎明時來訪的鳴笛聲，或許是唯一能平穩一段生活的錨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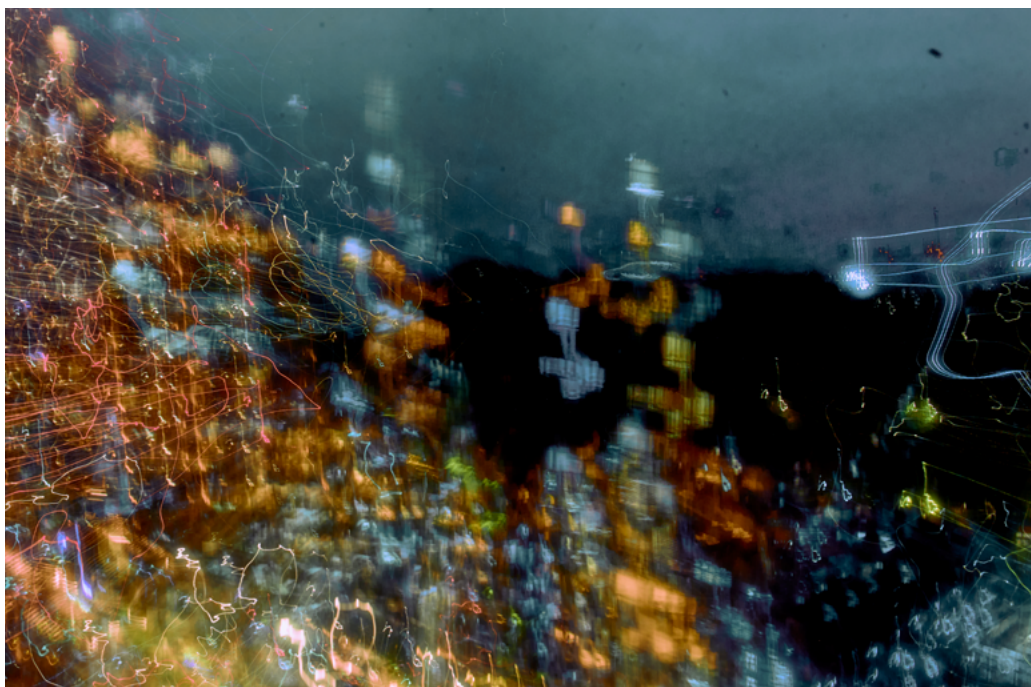
2 N

1998年生，寫散文、詩和代碼，中英輸入法皆可。北一人社、GT資工，十八歲後旅居美國亞特蘭大、舊金山灣區、布魯克林，現居紐約。公路旅行十萬公里逾。著有隨筆散文《太陽雨》（島座放送，2022）。



心路

卡路



繼續喝咖啡，繼續每週讀星座運程，繼續相信有守護天使。。。。

Q帶著儀器如昨天，如上個星期，如上個月，如去年，如去去年，如常往同一座山上走。上山的階梯在Q踏上去的脚下形成一個凹陷，證明確實有人在這條沉悶，沒有開叉，無從選擇的路堅持著。

Q偶爾停下來欣賞階梯旁零碎開著的小野花，沒能長太高的小草維護著白色或粉紅色的小野花，偶爾出現藍色小野花就是一個bonus。這是很奇特的一座山，擡頭遠望沒有看見一棵樹，只有小草和小野花，還有晴朗時遼闊的藍天，和下雨時鋪天蓋地的毛毛細雨中會讓人迷失的濃霧。有時Q會感到害怕，自己一個人走在一條不知道盡頭在哪裡的上山的路上。可是Q知道K就在前面，K走過自己走過的每一段路，雖然她不知道K已經走了多遠，他們的距離有多遠，但Q知道她正在走K曾經走過的路。

Q並不擔心這條上山的路上沒有補充體力的食物和水，也不擔心晚上沒有可以露宿的地方，因為K已經路過這個地方。K告訴Q，儘管往山上走，時間到了就會出現玻璃屋，屋裡有麵包和咖啡，屋裡有讓儀器充電的插座，也有無線網絡讓她繼續每周讀星座運程。不過條件是你必須無條件的相信這是唯一的路。Q當然相信，因為K已經在路上。Q要走遍K走過的路，看遍K看過的風景，經歷K經歷過的經歷。雖然有時候Q會在想，K現在是不是已經到達山的最高峰，已經在往下山的路走。

Q繼續喝咖啡，繼續每週讀星座運程，繼續相信有守護天使。。。

可是這一天Q突然覺得特別累，思緒非常的亂，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或許她對上山的路開始懷疑，信心開始動搖，畢竟她已經走了很長一段時間。她必須先安定自己的心緒，Q好希望眼前會出現一大池的水，讓她可以把頭和身體浸泡在池水裡面。或許是她的守護天使聽到了她的祈願，一池水神奇的出現在Q的眼前。Q的信心回來了，她不假思索的跳進池水。冰冷的感覺淹沒了Q，她聽見耳朵裡響起一種安定心緒的低沉頻率，或許那是一種麻木，或許她會從混亂中清醒，Q是那麼想的。

差不多了，Q從池水爬上來。在心中Q感謝了她的守護天使，然後繼續踏上上山的階梯。過了一個晚上，Q開始耳鳴，開始頭疼，開始發燒，喝了咖啡也沒能解除症狀。沒辦法繼續上山了，Q打開K留給她的儀器，輸入了她的狀況。儀器上顯示Q在池水裡浸泡的時候，受污染的池水進入Q的耳朵，耳朵內側被細菌感染正在發炎。儀器聯繫上專家，專家說Q的耳朵裡長了蘑菇，通過儀器與空氣，專家已經把蘑菇吸除。專家說，幸好及時把蘑菇吸除，不然蘑菇將在耳膜上扎根，根深蒂固後就會讓Q永久聽不見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剛開始Q並不明白守護天使為什麼要給她一池受汙染的水，讓她難受，也耽誤了趕上K的時間。直到Q又繼續踏上上山的階梯，沒有長蘑菇的耳朵清楚的聽見自己的心在說話。心在告訴Q，繼續喝咖啡，繼續每周讀星座運程，繼續相信有守護天使，終有一天她會再次遇見K。

這一次Q很有信心的往山上走，到達了這座山的頂峰。在頂峰Q並沒有看到K，那麼K是往山下走的路上了嗎？那麼看過頂峰的風景後再往山下走的K會是怎樣的心情？下山的風景肯定沒有頂峰的風景美好，但還是會有階梯旁零碎開著的小野花，沒能長太高的小草維護著白色或粉紅色的小野花，偶爾出現藍色小野花就是一個bonus。

Q已經有心理準備往下山的路走。她並不哀傷，因為她知道時間不會一直逗留在頂峰，因為她知道K在她前面下山的路上，因為Q知道K一路下到山腳，會從那裡繼續往另一座山上走，走到另一座山的頂峰。

Q繼續喝咖啡，繼續每週讀星座運程，繼續相信有守護天使。。。

卡路

新加坡人。寫詩、寫小說、寫劇本。2024年拿新加坡方修文學小說獎。

不過是日常

夜尋夢



三花貓又等在前頭，好在這一次沒留下任何「黃金碎石」，否則還沒入內，門外可就有得折騰。

書店入口位處後巷，這一代的地盤一直都是由一群貓貓黨掌管，我一介草民，人輕言微，是鬥不過貓貓黨的。既不可打，又不可罰，若是留下「黃金萬兩」，也唯有沖刷乾淨，唯貓獨尊吶！

入內，雖說是自己的小天地，想怎麼來就怎麼來，但那些說開書店、咖啡館是件浪漫的事的假象，早在真實下海後破滅。

總不可能放任灰塵四處遊蕩，或累積厚厚一層用來煉丹，更不是哈利波特騎著掃把就能飛。

左畚斗，右掃把，認份掃個幾回方能平天下。洗刷乃例行公事少不得，這門面我還是要的，如果說灰頭土臉也算是一種浪漫，歡迎你來書店體驗。

說到底這坑是自己挖的，也無從埋怨。搬搬移移、擦拭、清潔完了，一切才剛剛開始……

勞動告一個段落，又是另幾項靜態工作的開始。書是不會自己長腳來到店裏的，你得去尋，得物色、刷刷書訊以確認書單，下單，安排物流（如果是海外選書）。

以為完成階段一就好了嗎？那就太天真了，路途中若有什麼意外、還得持續跟進溝通，順利抵達了，又是一堆堆的書待整理、清潔（二手書部分）。之後便是上架，買賣的部分不過是一再地重複安排快遞的部分，將之完好地打包送到客人手上。

每一個環節都瑣碎，但缺了一環又不成事。這是無限循環的過程，你得耐得住這樣枯燥的過程才行。

不過，又有多少工作，不是如此的循環往復呢？把它當成一種歷練，磨練堅定的意志。我想，對往後的人生，還是有點用處的。

不過若是將內容更換，讓人天天過煙花燦爛的日子，我是受不了的，沒事幹嘛去和支氣管炎攀親攀戚呢？

唉，像我這小鼻子小眼睛的人啊，就活該過瑣碎的小日子。這對我來說還是較為溫和的。每一個尋常的日子，大抵都是一樣。

不一樣的是這一天，你感受到了什麼？用了什麼樣的視角去看待這一天？

尋常的一天，還可以自個兒調味，像是送走客人之後，我會聽聽咖啡豆研磨的沙沙聲音，看魔法黑水緩緩流出，搭配書單、賬本，再一口一口服下，服下黑水是選擇，書店亦是。

無趣嗎？可能吧。但某些無人時刻，可以單曲循環某一首歌，將它聽進心裏，做一場美夢。

偶有不小小心路過的客人，就會大致介紹書店的存在，聊個兩句，或各自安好，你翻你的書，我繼續忙著手邊的事。

直到將鐵門關上的那一刻，才是我小休的開始。

周而復始的循環，才是心安。

夜尋夢

擦書童一枚，坐擁一家名不實小的無為小書店，但仍舊於此玩得樂不思蜀。

駐版合作

到站提示音 | 身體詩微影
詩之毫釐 | 一杯酒的時間



到站提示音

●本期詩集分享：澤榆詩集《龜心》

駐版 podcast 主持人漫漁在每期分享一本詩集。本集介紹的是馬來西亞青年詩人鄭澤榆在2025年的詩集《龜心》。



【到站提示音】是詩人漫漁於2022年4月成立的podcast節目。這是一列輕鬆聽文學的慢車，詩人漫漁和你聊詩寫藝術，聊生活，聊一些看得到，或還沒看到的人生風景。隨興所致，在某個站下車，放下包袱，喝杯咖啡，給自己一個「pause」的藉口，準備好了，再上車「resume」，繼續前往下一站。

節目定期更新，其它單集內容請到[到站提示音](#)收聽。

主持人漫漁簡介：

台北市眷村小孩，應用語言學碩士，台灣香港之間漫遊，斜槓的寫作人／語文教師／小農文創工作者／貓奴。台灣詩學和野薑花詩社成員、乾坤詩刊編輯。曾獲時報、台中、星雲、金車、台北等詩獎，著有詩集《剪風的聲音——漫漁截句選集》以及《夢的截圖》，後者入圍2023年周夢蝶詩獎，得到「都市詩當代新聲」之稱。



@peilin.lee1



@manyupoetry

到站提示音

@漫漁



身體X詩X微影



影片連結

導演手記:

在拍攝的前一天晚上，作者劉哲廷突然有些狀況，當日紅紅的高鐵竟然也延遲抵達，我們挑選的兩個廢墟，一個在台中市，一個在伸港，台中市的廢墟入口已經禁止進入，而伸港的廢棄工廠竟然重新拉皮租給倉儲。最後我們到彰濱海邊，看到偌大的風電機影子及強力的東北季風，也在攝影機腳架被吹倒的風險之下拍攝了幾個畫面。影片中還用了我今年幾趟的國外旅行，讓這首本身意象就很豐富的“#”，創造了另外一種與作者共演的可能性。

【詩之毫釐】 書法 X 現代詩

詩之毫釐

書法 X 現代詩



駐版書法家 吳國豪

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高級訪問學者

現任：何創時書法基金會主任研究員/董事、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明史、藝術史研究、策展、書法創作

本期特RaPoetry由駐版書法家吳國豪老師選出本期收錄『流水帳』主題詩其中一首詩作，並以米芾行書在日本仿古色宣紙上創作。(特會將吳教授慷慨結緣的實體書法作品於紙本選集出刊時一併寄贈給作者)。

當書法跨界現代詩，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一起來欣賞吳教授揮毫光遙的詩作〈流水帳〉。

流水帳

起初我看見流水

打開電腦等待漆黑視野亮起啓動

文件空白還未繼續延綿

鍵盤敲打出拍子串聯小節

未遇見休止符

流水漲，向下

起初開始有墨色生長

春來時蒼芽成尺密、麻、堆、疊

在水沁徑之處

時間化作細小的泡沫在各為進度的空間中流淌

總有些什麼漂浮其上面

日光燈管圓上眼齊睜開一次

昨日與今日之間

一如那條河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七日

吳國嘉抄



焗駐版訪談專欄

一杯酒 的時分



單元介紹

深信詩人有著貓科動物的靈魂，某夜，在真實或虛擬的酒吧，月圓時分的狼嗥裡，我們認出同類。但不急著拆穿，我們淺酌，拒絕深談彼此的來歷。為破曉時刻回返人類肉身時留些餘地。

焗駐版訪談專欄

Part I

由火寺編輯群或客座詩人作家主持，和一位詩人/作家訪談閒聊並以文字呈現。

Part II

由受訪詩人以聲音演繹一首詩，並向聽眾介紹這首詩。

一杯酒的時間 ft.澤榆

採訪 | 漫漁、紅紅

撰稿 | 紅紅

@澤榆「不為人知的三件小事」

● 一、開始寫詩是因爲戀愛腦???

我讀中學的時候開始寫詩，因為暗戀，又不想讓別人知道，文字就慢慢隱晦了起來。也許可以說：我暈船所以我寫詩。而那時MSN（啊，時代的眼淚！）有延伸出部落格服務，我就在那兒默默寫歌和寫詩（應該只是分行散文）來排解煩惱。也許寫歌詞比寫詩更容易抒發青春期的強說愁與寫作欲望，最後竟寫了一百多首！一些有自己的哼唱，但多數從未譜成曲也未曾發表，安靜地躺在檔案夾，待知音人來尋。

● 二、聊聊出詩集後的雜感以及未來規劃

出版這本詩集原本也是抱著最後一本的心態，但或許是一種心理層面的分野，不少調性不合的詩並沒有收錄在內。可能覺得可惜，所以這本出版不到半年我又著手在籌備第二本詩集了。和《龜心》相比，會是較冷僻、暗黑色調的內容與風格，幾乎沒有情詩，只為呈現另一面較不為人知的我。

突然想起有一陣子下班後我會到賭場走走，去觀察人性百態，也像在以身去試探「成癮」之險。現在回想有些後怕，幸好沒真的陷進去，但無意中竟發掘了自身陰暗且自私的一面。第二本就是著重於人性和社會的側寫。

一直覺得優秀的人很多，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出書（然而有時候看到一些作品...嗯...也會覺得自己的好像也還可以...），但是詩集出版後陸續收到一些肯定，例如有些人買我的書、讀我的詩並且分享讀後感，獲得這些對於詩集種種的迴響就會覺得一切很值得，這次出版還是有其意義的。

● 三、分享一首從未面世的歌詞作品：

〈徘徊〉

設計一個謊言把自己徹底矇騙
洗掉記憶忘記傷心就重來一遍
被刻意隱藏的部分滲出幾滴淚
啟程後又會劃下幾次淒美迂迴

相信自己的愚昧學會自我辯解
對未來的任何遭遇抱著種虧欠
常常幻想著改變幻想遠走高飛
最後領會了那種框在原點的悲

就繼續徘徊在那走過萬次的街
對著留下的足跡吶喊說不後悔
青春飛逝那時一切都已經沉澱
堆著傷痕累累多想要追卻疲憊

麻痺的感覺意識不到絲毫危險
晃了個神美好的畫面閃過不見
發現自己不過是被忽略的一點
不經意的鑲嵌在這繁華的世界

寫於2010年3月26日

@詩作朗讀音檔與內容已經上架串流平台： [收聽連結](#)

本期火寺 [一杯酒的時間] 微訪談的嘉賓是澤榆。他今年三月剛出版詩集《龜心》，一起來聽他朗讀一首詩並談談創作這首詩的心境。



@受訪詩人簡介：

澤榆

1994年生大馬人。著有詩集《龜心》。

 [jackyi.tey](#)

RaPoetry

ISSN 29595673



9 772959 567002

诗
zhī
RaPoetry